

一九七七年

19770112

苏 州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来信早收到。这里只等着王文浩同志来，好商量小红过申同行技术问题。

红红事，据我们这二三年经验，读书不必担心，几个字也写得满像样。作画似乎值得鼓励她在作人像方面加增兴趣，扩大范围，因此也就自然扭转她照学校一般要求，以为仿仿流行漫画就是艺术的狭窄观念和兴趣。其次是身体虽傻长已高大如成人，心灵还是停顿在十一二岁女顽童阶段，在这个交替期，之佩似乎要多费点心，用鼓励方式要她学会做做针线缝补活，把一些有继续性，长大后十分有用的活计打个底子，而且从小就养成习惯，肯动手还肯帮人动手，事实上或许将远比在学校上的某些语文课还得用。语文课所得的益处不是没有，这几年按写作能力说是不坏的，至少比我同样年龄时高明得多。可是也有弱点十分显著，即公式化。主要毛病是先生只知道教学生作□□□□，不鼓励学生把叙事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这必需，□□□作补救，是扩大她的阅读能力、阅读兴趣，以及写通信时发展她的叙事能力，将来用处多。王序家小妹，比红红还小二三岁，已能写六百字的家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种能力是看杂书的结果。所以让

她多看些中级学生干部看的什么地理知识、诗刊等等，可能对她单打一专写论事文字的习惯得到些补救。庆庆这方面的发展是较好的。

她为二姨奶奶作了个速写侧面画像，凡见到人都觉得极好。不仅神气活现，而且位置也十分准确。又为九如巷业已拆去的那所房子作了个较细致的写生，静的表现也受大家称赞。事实上可远比学校仿照时下由上海、北京辗转影仿来的时事漫画有发展性，也有持久性。但在学校的习惯影响下，教师一般说来是对艺术理会难于达到应有水平的，所以除让她仿效，或作为范本自创一些相近题材的大小画，用于黑板报或公社大街上的时事文艺栏作插图，认为满意，此外是不大会考虑她的此后发展的。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她本人，只以为学艺术就是能为作点时事漫画，此外更高的要求，更广的意义，不易引起她的关心和兴趣。所以到自贡后，不妨有意加以鼓励，要她经常画点风景建筑，甚至于为相熟的工人伯伯姨姨，作些各种不同速写，且不妨尽她用彩色粉笔或炭笔，作各种不同试验，浪费点纸墨不妨事，兴趣一广，长处也将随之而出现，将来可作的事还多咧。又小时候就欢喜捏捏小面人小泥人，作得十分有趣生动逼真，也不妨让她去作。一切从鼓励出发，对于将来都会有影响。总之充分让她手和幼稚的幻想去使用，发展将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补救随同升学而来，只知课外看长篇小说的单调消耗为多样化。

五七艺校恐得改组，中级艺校或将发展。她若作的人像较多，照她已能作出的水平，拿去考中专艺校，是极容易取中的。在上海我带了她作的九如巷房屋图，和在另一纸上为“爷爷午睡呼噜呼噜”小画给李宗津 见到时，就觉得很有意

思。他是专教人像的，告我目前不妨鼓励她放手乱画，不必仿什么，甚至于上色也依照自己意思和想象作去，到一二年后，再来就方法上略加指点，就可望发展下去，别具一格，而又有高度现实基础。换言之，即目前问题是鼓励她肯动手，不停手，基础一扎实，将来随同年龄进展，肯定会有极好成绩出现的。她的写实能力，从小即可见出，如今是如何想方设法来鼓励她发展这份长处。

南方今年气候较冷，一月来经常在零度上下，房子里不能升火，所以作什么都不方便，写个信不到十分钟也就手指发木……最难受是什么事也不能作，看书则即或大白天坐在床上，用新而厚棉被搭住了脚以上半身，还有个汤婆子暖脚，但拿书的手一会会还是会冻得失去知觉。五舅舅四舅舅以及奚舅舅等等都以为与其回去跑地震警报，日夜不安，还不如且住下为好。却不大体会到我们这么半冬眠状态的过日子，手脚如何难受，又如何为工作而着急！

并候年中工作顺手。

从文

一九七七一月十二日

沈虎雏、张之佩 作者次子夫妇。时为自贡长征机床厂技术员。女儿沈红，时为小学生。

李宗津油画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19770124

苏 州

复 王 抒

信收到，务必要注意身体，不要拖垮。今年南方已落六七次大小雪，气候相当冷。因住北方过久，在这里过冬是一种考验，原来没有预料得到。气温虽只在零度左右，因为空气极湿，就感觉到极不好受，不仅手脚在冰结中，失去写字作事灵活性，头脑似乎也因血行不够，同样木木的，对日常生活中事，就已近于失去固有反应能力。读书也随读随忘，大有退化现象。若长此下去，未免可怕！

目前打算是眼看小红红随同四川工厂虎虎夫妇的同事，把她捎带返川上车以后，我们再不能不作北回计了。（红红是在春节前后才会上路的，所以我们希望托这里熟人订节后几天的车票。）若一切还顺手，大致是在“观灯”的日子必可返回东堂子的。这里虽有机会看到些北京上海的有关揭发“四人帮”的材料，比起两地来，总还是闭塞的。旧书是看的，新的文物材料却近于极端无知。新书从上海曾得到些，却将等到回北京时再直寄北京，因为一到这里，就恐收不回。年轻人在工厂、在附近乡下农村里，最希望有点旧印文学读物，

却无处可以得到。这问题得到负出版责任的考虑，恐还得一
二年后！

并问候诸熟人好。

从

王 玕 常写作王序。考古学家，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

197701(1)

苏 州

复陈从周

从周吾兄：

得惠书，知曾因公来苏一次。前些日子就闻一熟人说，你可能已赴京参加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消息。国家大运，在“四人帮”十年谤张为幻阴谋行进中，早即为有心人感到深刻痛苦，幸得华主席于危机四伏中，当机立断，加以扭转，此后不少工作，将必更多寄重真正专家内行，能者多劳，意中事也。主席廿年前制定的党与人民十大关系文件的正式发表，凡有益于国而亦有助于党的，必可望一一见诸实行。

九如巷张府房子改建事，前承特别介绍于李同志，上月李同志即来和张寰和弟商谈，并十分热情就所知种种进行手续一一奉告。弟适亦在住处，虽经寰和介绍，惟并未料及即系吾兄惠书拜托协助之人，加之所说是苏州话，弟虽作了近半世纪苏州姑爷，至今尚听不懂一句苏州话，只觉得这个客人问事非常细心，而考虑问题又十分周到，还近于“跛者不忘履”，用个四十年前写小说的习惯，对于面前这么一位美丽文静而有教养的女客人，在一种近于画意诗境的对话，不免充满了欣赏兴趣，觉得到苏州半年，还近于第一次见到这

么一种外貌还像个大学二年级女学生，头脑细致周到却远比什么“首长”还有办事水平的人物！直到走后，问寰和五弟，才知道正是兄信中所介绍的人。和诸亲谈及个人印象，原来彼此印象竟完全相同，不同处，是张府诸亲，比我更深一层从言谈中所及，感受到客人的诚挚热忱和对此问题经过具体理会后，为指示办法考虑得特别周到全面，也十分具体。大家不免哈哈大笑，笑我的近于古人所谓“跛者不忘履”，对人总习惯于从画面艺术效果出发，得到一般人所难于体会的好感，甚至于还能于另外一时，用异常简明准确的百十文字转移到纸面上，让另一时另外一些人还能得共同欣赏的效果！事实上，赏鉴的能力虽似乎还未完全消，在老有童心的生命中，对于人的特别值得敬爱的长处和稀有特征，以及混和于生命中，反映于言笑里给人的良好印象，虽似乎还保留些些，但用文字重现的能力，却早已消失无余了。如返回十年二十年，说不定会仅凭这点印象，会写得出一篇满动人的小说的。因为四十年前写的小故事《边城》，当时就是住在青岛，与兆和同志去崂山“北九水”玩时，适值雨后新晴，快到北九水时，有山溪水泛滥到路上，几人蹲下玩水时，听到半山上有女孩子哭声，抬头看到女孩子手上正执了个小白纸幡，知道必是家中死了人，照老规矩去附近向“土地”告庙。我当时就告兆和^②，我可以写个很好的小说给你看看，她当然以为说过后就完事，不会相信。可是不多久，回到北京，就写成了《边城》。分期发表时，最好的读者之一即徽因^③，前几年听王天木说，抗战时他们同在四川李庄，徽因在病重时，还在床上为熟人谈《边城》，一面议谈到内中的一些天真有趣而

又多双关的对白时，总忍不住要加上一句插话，表示赞赏：

“这才是小说！文字那么简单准确，把人写得那么生动！”

陈从周 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同济大学教授。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张寰和 原苏州乐益女中校长，作者内弟。

兆和 即张兆和。作者的夫人，原《人民文学》编辑，已退休。

徽因 即林徽因。现代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梁思成夫人。

197701(2)

苏 州

复王楷元

楷元先生：

近从北京家中转来赐信，厚意深深感谢。半世纪以来，社会在新旧交替中变化激烈，人事新陈代谢也格外迅速，来信所提及四十年前拙作，早已成为陈迹，那值得再提？因为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只有一个大作家，即鲁迅先生，是经主席肯定过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承认的。至于解放后的新一代作家，则有成千上万，各有伟大著作，为国内外读者所熟习，同时且为政治上领导所认可。我这么一个早已过时了平庸无能的乡下人，那里还能把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写了点不三不四的小说，不知羞耻的来在新社会冒充“作家”？事实上我已改业了快三十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心安理得的不折不扣的作了十年说明员，才将近及格，名分上是“研究员”，本质上依旧是就常识所及，为社会各方面打打杂，而过了快三十年的。近三十年人事上的风风雨雨，过去同行同事，大多已在升沉激荡中，或忽成古人，或消沉衰退，弟则托天保佑，今年已七十进五，情绪体力，似乎尚够称健好，二年前与诸亲友试上黄山，直到顶上，还不甚感觉吃力，最得力处或许正是决不自我陶醉于做空头作家，骗人误己。牢牢记着“学习为人民服务”，把在工作中学来的花花朵朵、坛坛罐

罐，照职务所规定的，为国内科研、生产和教学而服务。从五二三年起，就让我参加全国政协，主要也是给我一个建议发言的机会，就我所学范围内，作些如何即可落实工艺品中“古为今用”的建议，如何把学来的优秀传统，介绍给各方面，特别是站在生产第一线的烧瓷、织锦缎、编地毯数以百万的老工人，青年美工，以及一些在高等艺术院校教这样那样的先生，为提供些编这样那样的专题教材。一切为提高并丰富社会主义工艺品（特种或一般）生产的内容，用得上我打点杂时，我就无保留的作去。（你信中提的沈福文，六三年编了本中国古代漆工艺专门教材，就是我为协助搞出的。）前后在政协提案二十件，一律都在审查后通过，转交中央有关部门执行，涉及部局将在十个以上，一一真的实行时，我再活三十年看来也有事可做！因此永远不会失业，永远也不用退休的！即或记住《庄子·大宗师》中的名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看来大致只能采用其中两句，即“劳我以生，息我以死”。今年虽已七十五岁，还将尽可能争十来年可用生命，把在进行、待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逐一去努力完成它，直到最后一口气，有可能才会伏在工作室小书桌边得到休息。能这么把所学贡献给新社会，对我这么一个俗人说来，未免太幸运了，因为在近三十年过程中，我其实还依然有充分自由来选择职业，且一再受党的鼓励“归队”的。第二回文代会时，主席和总理特别接见了十二个作家，内中就有我，两位都劝我身体较好时，再写几年小说，这特别好意我留在心上，并不就归队。即我明白我那些旧日同行，过的日子十分兴奋热闹，我却总是天不亮就去天安门，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在石桥边等待开门，上午门楼去做说

明员。从别一人说来，会以为“不识抬举”，从我自己说来，却是“人不中用，拿不上台盘，还是作说明员可以少出差错”。另一次即反右以后，在什么一个会上，中宣、文化二部，加上全国作协，共同在筵席间让我去代老舍作北京市作协主席，在座百十新旧同行当然赞同鼓掌。我却还是老老实实承认无能，远远不如老舍高明，当面坚决辞去，依旧回到人看不起的博物馆去做说明员，认为合理省事。六二年上井冈山是第三次，和六七位各省文联副主席同去写长篇，各有一定计划，原拟在山上住三年再离开，后来因为其他几位体力多不大好，因此同在江西各革命老根据地走了约一百天才分手。我本不会写诗，只因为同行多有名诗人，其中之一人见我既不会玩牌，又不会跳舞，有意开开玩笑将我一军，拍掌为记，既同行，不论谁写一首，另一人必和一首。真近于形势所迫，不能不勉为其难，把十六岁在家乡土匪队伍中当司书时读《千家诗》记住的一点老玩意儿拿出来凑合凑合，结果倒像是居然还得到人认为还像旧诗，而且在大家都早已息手时，还继续作下去。事实上却从不以为这是可以重新插入文艺队伍里的工作，更不想冒充什么“诗人”的。报刊上有的是各种不同新旧诗人，肯去“说明员”位置上为各方面打打杂服点务的人倒还不甚多，于是我还是守在新职业上不动。尽管在工作单位上始终是个不什么受欢迎的工作人员，还近于死乞白赖的不离开另作打算。别人都觉得不大可解，正如同过去四十年搞写作时差不多。这也是十分自然不足为奇的事情。不过我自己却知道求落实主席的伟大指示的所谓“古为今用”，我的所学一切，以及学习方法，为人民服务态度，大致对国家当前、今后都还有点用处。这就够了，我所

得已够多了。因此至今还不觉得什么衰老，也从来不感觉到什么消沉，更不会遇到什么属于个人小小得失即丧气灰心。只去年某一时，曾觉得工作生存似乎失去了方向，因为近十多年搞的《中国服装资料》工作，在国内似乎还是一种带试探性的新的研究项目，全部工作将使用到上万种图像，近百万文字说明。原是得总理同意，由康老审稿，工作则归我个人负责，在党领导下静悄悄进行的。第一个试点本本已在文化革命前完成，上千个图像及廿万字说明，制版排印样子已送审，得到基本上认可，只待改动其中一小部分，即可付印。运动一来，搁下了十年，又重新添了几百新材料，并重加说明，一切行将就绪，正拟连同另一份属于劳动文化史部门的十个专题稿一同上交总理过目时，总理和康老不幸先后都成了古人。对于此一份分量相当沉重工作，不免有不知向何处交待感。直到“四人帮”扫荡后，才觉得这些工作大致还可以继续作去。只十分可惜，已不可能在送稿上去时，得到总理的过目，并对于工作上的错误处和不足处加以指正了。真是莫大憾事！

承好意提及拙作印象，个人认为过去种种不足道，即因为过去的工作，即或当真有什么不同于人的小小成就，究竟属于个人的，而且肯定是在旧思想范畴中取得的进展，比起近三十年所学，以及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得来的知识。把这些知识整理出来后，对于新社会科研、生产和教学，可能提出的贡献，如何不同于过去，个人虽仿佛在新社会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可是事实上却远比一个什么“作家”工作来得扎实而对于多数有启发性，我个人即或近于默默无闻，活下来我觉得比做一个点缀场面的空头作家有意义多了。正因

为近三十年在热闹场面上我已近于忽然消失，过去对我工作怀了点好意的，总似乎有些不平感，你似乎也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回答你这番好意，所以不怕烦琐，将近三十年工作、学习情形概括奉告大略。做一个“作家”我实在已毫无资格，但做一个博物馆的服务员，和一个文物工作者，这三十年来，我或多或少也做了些服务性工作，编了些常识性杂书，较有分量的如《中国丝绸图案》，唐、宋、明锦，及为人提材料由人出面编的《漆工艺史》教材，丝绸图案进展教材，中国的陶瓷等等……

王楷元 作者 1930 年秋至武汉大学任教时中文系的学生之一。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五二三年 记忆有误。作者于 1956 年 1 月 10 日经全国政协 2 届 12 次常委会通过增选为特邀委员，自同年 2 届 2 次会议起正式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197702月初

苏 州

致沈龙朱

大弟：

妈妈昨有一信，曾说及，你若年假探亲可以来徐州住住，比让胖胖去北京可能还好些。拟返京以前四五天，再过苏州住一两天，就便即可和我们一道返北京。因为我们事实上也老了，不仅上路时有个人照料照料，而上路前也可为收拾收拾一切，免得偏劳小五舅舅。我觉得如可行，很好。因为也只有这么办，我才有机会到时离开苏州。不然，临到订妥车票时，或许会忽然又因而留下。事实上是在这里也快把小五舅舅一家拖垮了。他为孩子们由乡转城事，及自己修房子事，已弄得焦头烂额，心绪不好。我们即早离开，也是减少这一家之主额外负担一办法。

我们新近虽搬到一王家空房子住下，房间又极好，环境又清静，每天只去吃一顿饭，事实上还得把晚上一顿带回。二姨住处稍近些，两人经常不来，就得九如巷中之一人，送中饭又送晚饭，费事劳人之至。为了供应两处四顿，总得有点什么鲜荤，如豆腐类，也经常是要在上午二时即由五舅妈或小表妹去菜市排队，等候一二小时的。二姨她们习惯，我

实在觉得不宜再拖下去。因为还有比麻烦人更必须重视处，即这里今年气候特别冷，十二月——一月之间陆续落了七次大小雪（加上今明天已十次），温度在零度间，房子里湿的就上冻。有炉子也不便升，因为煤供应不易。即一月去取煤也够费事，此外劈柴等等，搬运送土，一系列工作都将加到妈妈身上。即或有炉子，又还有烟筒可以借用，但临动身时，如何善后？也许又将麻烦别人。更何况烟筒在潮湿寒气中，极易生锈，用后就得赔补一些新的，却又得从北京想办法。所以我坚决不同意生火。只是大白天也坐在床上，靠“汤婆子”暖脚避免冻坏，终不是个办法。想去想来，唯一可取办法，还是即早回“老窠”，和六百万市民共命运，接受地震新考验，为心安理得。更重要还是上次匆促一走，过了半年，什么工作也无从着手。如今四人帮所作成的直接间接障碍既已去掉，像我搞的工作可说小而又小，一年半载未必就可望提上日程。可是我的生命有限，无论如何，我得争争这三几年可用精力，集中使用到这份未完成的工作上去。总理虽已死去，看不到了，我还可以设法整理一份稿子，送交邓颖超副委员长，作一个交代，也才对得起党、对得起总理。至于这书能否付印，以及以后是否能继续作，不必作考虑，也许可以从上面得到一点指示，认为还好，就不必费国家一文钱，又不支援一个人，我也会想办法，把应作的继续作下去。而且可能我还有些事，无从和她商讨。特别是关于我心脏的问题，提也不好提。不过究竟已在北方干冷空气下住了五十年，比较容易适应，而在这里湿冷空气中，却易出毛病。目前在这里，看来只要白天能安心在床上过半冬眠生活，大